

别犯傻

碧落

久离乡关，不谙街事。知天欲雨，携了伞打算来一场中年少女的雨中漫步，营造一种归来之仪式感。没走几步，雨下将来，继密继厉，眼见着脚上新鞋从清新秒变灰头泥脸。公交车到站而不停，原因是修路绕站，可怜我无知无畏，蹭着泥水奔波若干路口，心与鞋一同穿越滚滚洪流，豪迈与悲凉共生。

蹉过岁月的河，人一生，蠢几多？雨天穿新鞋出门算一桩。

晴西湖不如雨西湖，是在杭州体验过的。回到并州，这还是第一场雨。特意走过长长的长风桥，去感受雨中的并州——据说，一下雪，太原就成了并州——雨雪霏霏，今我来思。望望桥两边的河水，再望望河两岸的风光，赏新景咀嚼陈年，不由停步驻足。伫立未几，雨更大更密，虽然撑着伞，衣裙几近全湿，于是赶快开步走，感觉自己雨中伫立桥头的行为简直是犯蠢。

最讨厌生产垃圾，但每天还是须提一大袋，有时两大袋垃圾出门，在分了类的垃圾桶前挨个儿分着类扔。尤其是茶渣、骨头等厨余垃圾，每次都要细细分出来装进垃圾袋，一点儿也不能接受混杂，这种强迫症又是犯蠢。也算时时勤拂拭了，但家中仍每日大量出产毛毛与灰尘。地上硬毛是狗子贡献，柜顶软绒生自何方呢？窗分明常关，城市绿化分明已突飞猛进，灰尘来源想不通。想到表妹家装修时，安装了新风系统，果不惹尘埃。

强者从不抱怨环境。自认万般放下，安贫乐道，但于某些事总有执念。若再装修，必要安装个能将厨余变花肥的垃圾处理器，还有新风系统。这些时候我很想夯实经济基础。

作为蔑视诉苦的人，与好友偶诉的苦，是与孩子的争战。在同一屋檐下，当更年期遭遇青春期，那就是无可幸免的苦难。就这一点而言，不幸的家庭总是相似的。友到底是胖，心宽格局大，教我一招秘笈：“他再怼你，你就两眼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假装认真倾听，同时舌尖抵住上颚，缓缓转三圈，把要冲出嘴巴的话拦住，心里一边默念三遍‘傻x’‘傻x’‘傻x’……”听到此处，我开始傻笑，模拟，回味，后面的传授干脆没听到。果然是宝典，这就很够用！

我边受教边手里摩挲着桌上的一个陶瓷摆件。他以为我爱不释手，临走硬送给我。那是一枝小巧清秀的半开白玉兰，回到家我找了个深绿色方形平盘来安置它，特别衬。

张爱玲说白玉兰像污秽的白手帕，又像废纸，从来没有这么邋遢丧气的花。真是，也从来没有这么苛刻的花评。它成了我的座右铭、警世钟，时时提醒我，对待青春期的孩儿，要先擦拭自己的心神，要闭嘴少说废话，别邋遢丧气，万勿针锋相对犯蠢。

委屈它了。现在我一天中需要无数次望向这案头的“白手帕”，再回头默念三遍：别犯傻。

小布衫

指尖

布袜，在裤子跟鞋之间醒目地划出一片亮色，使她们的脚踝看起来纤细好看些。

在夏天，老婆婆们无一例外都穿着那件浅灰色小布衫，头顶一方白纱帕，盘坐在院里的果树下，做针线，编草垫，或者拣米虫。随着天气渐渐转凉，深灰、黑小布衫会逐渐上场。她们脱下的小布衫，要亲手浣洗，即便身体虚弱，都不愿让小辈们代洗。她们总说，年轻人手劲大，会把小布衫洗坏的。那时已经能买到洗衣膏，但老婆婆们从来不用，她们的小布衫总是在碱水里泡一夜，然后用清水投几遍，挂在阴凉处晾干。白天挂出去，晚上收回来，好几天都要重复这样的劳作。洗好的小布衫，摊在炕上，用手一下一下地抹平，然后叠起来，放到竖柜的白布包袱里。她们的包袱里，总有两件小布衫是从来不洗的，一件是鱼肚白小布衫，还有一件是品蓝色小布衫，这两件小布衫只有在隆重的场合，比如走亲戚、看戏、或者过年的时候，才会被她们穿在身上。

祖母的包袱，不像母亲的包袱那样麻乱地把四个角绑在一起，而是将四个角平整地叠在一起，然后用一个别针别住。随着别针被拿下，包袱掀开，臭蛋子（樟脑丸）的香味会丝丝缕缕散出来，她的鱼肚白小布衫还用一块白纱布包着，她将拿出来，然后

再把包袱整齐地别好，放回到竖柜里，关上门。这时候，多半她已经洗好了脸，头发也蘸了水梳得光溜溜的，然后脱下旧小布衫，将带着香味的鱼肚白小布衫穿上。因为在柜底放久了，小布衫的前胸后背上，都有很深的折痕，折痕交叉成两三个十字，后面看上去，她瘦小低矮的背影也仿佛是纸折的。

老婆婆们穿了一辈子小布衫，也不烦。过年那几天，村里人会拿了布料来我家，找我妈在缝纫机上轧衣服。我从未见老婆婆们穿过对门的、有肩缝和有机玻璃扣子的衣服，她们好像对小布衫的喜爱达到了狂热的地步，但也似乎，小布衫是过去年月和观念的象征，是她们接纳和承认了的规矩和做派，它把老婆婆们死死地、牢牢地禁锢在里面，让她们渐渐忘了挣脱和走出来。

多年后，我也有了一件小布衫。小布衫的领口是平开式的，而大襟处也加以改良，唯一跟祖母当年相似的就是盘扣，一种很难系也不易解的扣子。一件小布衫给人感觉颇为奇妙，它跟身体之间，有一个恰好的距离，既遮蔽风寒，又不设束缚。当人活到一定年纪后，可能会喜欢这种宽松、有型，且具仪式感的衣服，因为它很好地维护着你的端庄和即将绝迹的美好。

江湖派的梦想

卫刘芳

没有像某女作家一样，骑单车去海边文艺地排遣苦闷悲伤，也没有恋人可上演一出陈世美的戏码。没有古惑仔的摇滚，没有高光青年的荣耀，一出该有的戏都没有。

遗憾的是，我一心想成为艺术生，可我当时竟然没有一点这方面的资讯，不知道怎样报考，不知道要接受哪种培训。我是如此热爱一切事关美术的课程，以至于不辞劳苦地去采访各行业的艺术青年，去听关于艺术的直播课。我宁愿在一座手工作坊孤独终老，安静地完成一幅画、一个陶罐，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营营役役，蹉跎时间。是的，我还有机会自学，我既然能自学了这么多，怎么不可以自学艺术？一个朋友说，不能，这是种绵长的童子功，需要时间和系统培训。

一位知名收藏家的直播课介绍说，如何辨别年轻画家是否具有投资价值，其中一条是看这个画家有没有受过正规的系统培训，这样才能发挥稳定，有朝一日大放异彩。否则，即便这个画家某一刻某个区域内有突出表现，也不一定有恒力，所以没有挖掘价值。

一本关于纪录片的阐述书说，为什么我们的独立剧情片几乎没有塑造出几个让人记忆深刻的人物形象？原因就是，独立导演没钱请专业

演员，业余演员表演不准确，导演连一个特写镜头都不敢给。以至于“从表演到摄影的修辞手段都有限，所以很难塑造人物”。

他们想指出，艺术类的自由派确实有不拘一格的表现，但是缺少基本功，登上大雅之堂比较难。

但我们江湖派、自由派会认命吗？不，我们依然会凭借与生俱来的一点天赋和日渐浓厚的巨大兴趣，执着地走下去，我们需要普渡自己年少时候的梦想。而你们，幸运的学院派，一定要珍惜我们所未有经历过的系统培训。

